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

備忘二

二百六十六條

心虛則隨處能得益嘗思舜居深山之中所聞善言所見善行不過野人行習之常而已一入道心無非精微之理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師其虛受正復如此

理義我心之所固有心官最靈思索可得然必質諸師友無有過差考之先喆如合符節然後可以自信所謂就正有道也若苟有所見輒信不疑其流未有無失者萬事萬理俱經古人發揮無有餘闕欠善學者擇而識之以畜其德可也偶有一得沾沾自喜殊不知久爲簡

編間舊物矣甚者前人之所唾棄而已方實而私之多見其陋而已

我平生特惡炫己長而彰人之短炫己長近於無恥彰人短近於小人不樂成人之美蓋自幼年奉先慈及先外父雲芝先生遺訓守之四十年矣雖爲季心之所深疑屢見規益不能改亦不欲改也

顏子合下自是恭敬曾子合下自是誠實故夫子爲顏曾言未嘗及此若與仲弓子路樊遲子張言卽諄諄於主忠信如見賓承祭等類蓋非此無以爲立德進學之基也今人稱顏子好提喟然一歎稱曾子好提一貫之唯

豈非自供其學禪乎

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天理吾所以應之能各當其則方爲無私心而合天理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蓋如此也其曰致吾心之天理於事事物物是事物與吾心有二理非合外內之道矣

堯舜之心至今存一語禪家便襲取得去若堯舜之道四字便提作話頭不得蓋心是無形的物纔說道便有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入則孝出則弟等類卻如何假借得

君子以文會友友須從博文約禮中求

朝廷用宰相須是讀書人吾人交朋友亦須是讀書人讀書人雖有浮僞終是依傍道理不讀書的人雖是忠實卻展拓不去甚者偏執已見一些不可通曉其病不可勝言讀書人壞事如王安石古今寧有幾人安可因噎而廢食乎

善人能不踐迹吾人資稟不及善人卻須從踐迹上做功夫夫子明言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世儒言行不軌法於古人如何不生心害事作事害政

許魯齋豪傑之士也後人以其仕元并其生平而概棄之總只是爭私意

先儒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二語信得及方識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心

非禮勿視聽言動純熟後卽上達天德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仕止久速因乎時動容周旋中乎禮可以見聖人之於天道也

學者於道理有所見正當深潛涵養孳孳惕息益勉其所未足卽乃詡詡自足甚者抗顏欲爲人師適見其陋而已若此固繇德器之淺亦由志之不篤將來所造可知

夫子謂斗筭之人何足算又謂德之棄正爲此輩言之
功夫愈切實則心愈虚心虛而後能從善

戶籍分軍民官匠甚無謂管子內政定民之居成民之事
尚不能使士之子終爲士農之子終爲農況後世并無
此法天之生人賢愚巧拙萬有不齊人之執業去彼就
此祖父子孫世守其傳者不幾家也至軍與官世世相
襲尤爲不可

大地之化往過來續不舍晝夜無物不然驗之人身毛髮
肌膚驗之草木枝葉花實漚漚禪密移都無一息之停學
者體此革以去故鼎以取新德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

過以進德唯日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則幾矣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
德從此積累而成

仲子非夫人則隱長宜立夫子何以削其卽位之文惠以
寵妾欲立桓公是內無先君之命也爲隱公者當學伯
夷乃以桓公之幼也諸大夫拔己以立而遂立焉雖曰
攝焉有得之之心矣夫惠欲立桓則必爲之樹援於王
朝則必爲之植黨於國內樹援王朝於歸則仲子錫命
桓公見之矣立黨國內則帥師不用公命之卿大夫是
已隱也濡遲不去以及鍾巫之難非獨不仁也不智孰

甚焉然則桓宜立乎曰彼叔齊者何人哉一舉而君臣父子嫡庶兄弟之間胥失之矣禍亂之端惠公始之隱桓成之諸大夫不能匡其非王室不能正其失又從而助其逆嗚呼孔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也

夏時冠周月春秋開卷第一義終不能無疑於心觀朱子論乃釋然益知稽古爲急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人能擇善而從則無往而非師友矣若家庭親黨之中嘉言善行可以取法志同道合有以相成真生人莫大之樂也

治水須從下流施功看禹貢自冀州帝都而外先充青徐荆揚而後及豫若梁雍最後次第可見也後世只從決處從事所疏所塞不出豫州大鯀小鯀而已

治財賦者大槩小槩治水者大鯀小鯀生民安得有幸乎國家設官太多文移太繁官多則事煩文繁則法亂周官三百六十唐制設官七百餘員今一省文武大小已不下二千餘員京畿邊塞又不知幾何加以勲戚舍人宦豎之屬又不知幾何祿安得不薄人安可復擇與其人衆而不擇何如精於擇人與其祿薄而不足以養廉何如厚以待士易明之理也至於文移案牘充室盈几雖甚精敏亦難稽考叢脞者則槩不省視而已徒以供胥

吏之奸弊亦何益之有哉

四海困窮其原只在游民之衆且未論其他正如生員軍伍吏胥三種人俱不可少者然無用冗食十而八九矣有王者起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餘可類推也

聖人於天下之理非必一一而知之於天下之事非必一一而能之但其德至虛至明虛則能受明則能別是以天下之知皆其知天下之能皆其能而無所遺也觀孔子孟子及尚書中稱舜處可見

易道須是日用處得力方能盡性命之理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又曰君子時中若夫高之入於空玄卑之流於象

數非君子之道也

於世寡合較之同流合汙如脂如韋之人固有不同若謂君子立身之道以寡合爲高則不然也聖賢所期畢竟是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學易者先從自己身上理會八卦之德常宜思曰吾之健能如乾乎順能如坤乎如動入止悅之類莫不皆然後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一理會真見得此理切於吾身不可須臾離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方有日新之益

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優柔
厭飫期於自得不當復有著述徒亂人意無益於學也
好立文字是學人一種通病

色難人子愛親之心至卽服勞奉養之常一種容色自與
常人不同蓋有不知其然而然非可勉而至者故曰難
非服勞奉養之外別有一般色也

一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不之舍也善將自其身以及諸
人以及其子孫一不善在身幼而行之長而弗之改也
不善將自其身以及諸人以及其子孫慎之哉
察言觀色小人以之逢人君子以之省己

教子弟只四語是綱領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
人與人相依而立所仗者忠信而已若內不見信於家人
外不見信於邦國雖天子不免一夫之目故曰人而無
信不知其可也

仁義忠信非仁義之外又有忠信也仁義之實乃忠信也
仁義而無實惡得爲仁義齊桓公存三匹國以屬諸侯
義士謂其薄德以其無實也

剝廬取象甚精蓋君子乃小人所藉以安其身者君子既
去則小人之身亦殆矣自昔人之云匹邦國殄瘁爲小
人者未有不殺身匹家而覆其族然則小人欲空人國

非獨害於而國乃凶於而身也然當其群傾君子之日其用心唯恐君子之去不速唯恐君子之去不盡曷亦念及剝廬之義乎常見敗家子於祖宗世業觀其毀棄之日若必盡去與速去之爲快及毀棄既盡此身亦無所棲流離飢困無所不至豈非大小一轍以下甲辰猿固有升木之性雖不教亦必至此但使束縛之禁制之彼猶有所顧忌而未之敢也若復啟而導之則不可復制矣故小人成人之惡深可痛恨也有爲多能亦由才分之優不因少賤也舜與孔子少賤而多能周公少貴而亦多能但聖實不與於此不多不害其爲

聖

禹以克勤克儉之人而帥師徂征必然師出以律所謂師貞丈人吉也

師友平時雖不見顯然之益然講論道義修整衣冠自不知邪慝之日消而非僻之日遠則其爲益也大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之潤物也微而無迹有朋友滋益之象朋友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奚止攝以威儀然一種嚴敬之情能使過失不作德業日進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試看人無師友則傲慢邪僻之氣舉體皆是甚之非議不顧而禍敗至

不忍言以此相較損益何如

御下之道包荒與精察二者須並行而不悖不包荒則使人無容足所謂水清無魚是也不精察則羣相蒙蔽所謂大不見邱山近不見眉睫是也大概貧家失之恒在不包富家失之恒在不察

伯魚之對子禽辭氣溫恭其得於詩禮者深矣記曰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玩其氣象蓋誠有之真令嗣也

皇祖寶訓伏讀其言雖三代盛王未之或過固由聰明天授然當日從龍諸彥啟沃之功亦可想見矣

皇祖議論俱非漢唐宋諸君所及然治效終不免雜霸由無克己功夫說命知之非艱行之唯艱信夫大舜舍己從人非聖德孰能至斯

事物之來君子纔動念便向義一邊小人纔動念便向利一邊雖在己有所不知也由其平日常用心各熟一路故耳故念慮之微辨之不可不早

作文字雖小技亦須養得精神完固心體瑩淨思力整齊執筆之前亦須有優游和易之趣然後意之所欲言者言之而無不快足近年所處已無其一又何文字之有魯莊公不能制文姜而反受制於文姜詩春秋譏之先儒亦非之是矣若以呂雉武嬰之事推之或有無可如何

者乎但當時世道未可與漢唐同論耳然據前後事以觀桓公謫之而死於齊子般閔公弑賊相繼其與後世亦不大相遠也

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氣壹則動志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志不足以帥氣也持其志無暴其氣則心正而身修矣

後代史書有最不忍讀者如屠城坑卒盡殺之之類又如夷其族族其家下獄論死天下惜之皆棄市天下寃之之類不能不使人唏噓流涕也古人有言無復與人家國事又云八山唯恐不深春秋而後不仁之勢若火之燎於原若水之滔於天念此何可不切切耶秦之殄滅既二千年人心痛恨不已職惟作俑之故安得唐虞三代賢聖之君繼作體上天仁愛之心掃亂世殘酷之迹使斯人之徒得少全其生理乎

學者能讀近思錄方可以治經讀范唐鑑方可以治史范唐鑑春秋以後第一書視胡文定春秋傳更覺簡要今日學者做功夫有極易處亦有極難處太平之日履道坦坦不免放鬆今日操心危慮患深恐懼修省爲易太平之日世教易明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修身立行爲易今日賢者儉德避難小人肆行無忌括囊无咎既苦難

群索居踽踽獨行又畏流俗指目操修砥礪極難自非
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之士鮮有能興起者

大槩四海之內人土常相準遊民眾則曠土多民游土曠
則四海困窮矣

或問禘之說大槩在魯舉行禘禮之日故曰不知也若平
日講求禮制卽不害矣

衛武公始初不學後來進德想見已是中年已後年及九
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勿以老耄舍我今讀寶筵抑戒
諸詩一種精勤剛果志氣如將見之衛風所咏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真非虛語可謂百世之師論語學而篇記

子貢所引大學止至善章亦引此所以示人者切矣

吾平生於論語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及小雅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二處見得真切自覺得力亦在於此信命不及
真是枉做小人劬勞之念不切守身力學終是載沈載
浮耳

天人物我外內體用不得分爲二事中庸誠者自成也至
純亦不已作一章讀其義自見此書最說得融貫詳明
熟讀深玩一以貫之可也

讀至誠前知一章理數如何分得

人優游地過一生不唯自己無所成就子孫亦不昌矣成

湯味爽丕顯坐以待旦如何精力

前詰謂大雄氏之道本一而其徒歧而二之宗於釋者不假文字直以求心爲要宗於教者以爲行必先於知然則乾初主張心學每事必信諸心而執行在知先之見堅不可破雖不學禪而不自知已入於禪蓋乾初所服膺者良知之說而姚江實禪學之深者也學不虛心遜志爲害真不淺也所以必須擇善

乾道變化萬物一太極也各正性命物物一太極也

太極爲陰陽既有陰陽太極卽在陰陽之中矣陰陽爲五行既有五行則陰陽卽在五行之中矣五行爲萬物既有萬物則五行卽在萬物之中矣故曰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又曰理一而分殊故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

君子固不諱窮然人情事理何可一槩不顧論語旣曰質直又曰好義又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君子求己之功切矣中庸曰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如此則斯人之徒其不可與處者寡矣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與人同處見其過處不見其是處皆由於存心之薄君子不如是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愛親

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人者人恆愛之
敬人者人恆敬之舉斯心加諸彼愛敬之盡則爲法天
下可傳後世矣

業曰居業仁曰居仁孟子曰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
資之深能得之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難言學問之
道矣

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
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
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

人雖有美志不可不讀書講學不讀書則不知聖賢之正
道而異端邪說足以惑之不講學則不知聖賢之中道
而私智偏見一成不可挽終於邪慝之歸而已至若文
字雖末務亦當使其條暢能達己意

聖人教人一則曰窮理一則曰精義蓋有物斯有理其處
之得宜則義也故曰有物有則又曰義之與比豈是離
卻事物懸空想像一副道理世儒好非在物爲理處物
爲義之語多見其惑於邪說而不知自反也

世人虛僞正如鬼蜮先生立教所以只提慎獨二字聞其
說者莫不將獨字深求漸漸說入玄微竊謂獨字解卽
朱子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處一語已盡不必更著

如許矜張吾人日用功夫只當實做慎之一字

弘正以前行有枝葉嘉隆以後言有枝葉可以觀世變矣今日儒家之學雜卽釋氏之學亦雜聖王不作教化日夷世人各因性之所好而從事爲儒家之學者固多黜聰明輕倫物耽虛守寂過於和尚之人爲釋氏之學者亦儘有愛名節建事功矯矯自好之士然則釋氏之書亦不必峻拒乎曰非也其能自好者固已具聖賢之資雖涉彼教不能陷溺而然若移此力量從事聖賢之學所至更何如耶然豈可望一二於千萬若夫因之而喪其良心者何可勝計至若讀儒者之書擇之不精而守之

不固一旦惑於邪說罕有不化爲異類者慎哉

子弟只當守謹厚二字終身由之有不能盡今日父兄只喜子弟聰明殊不知聖人小心翼翼只謹之至也肫肫其仁只厚之至也聰明而不謹厚未有不爲挑達爲狂且者

長幼以親言卑尊以位言古者親賢並用宋守殷禮可見此制三代不易

朱子答趙子欽有云大抵其學於心地功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

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又安在哉言甚虛公有以深中象山之病若象山於朱子則一味怒張斥其支離不能遜心相下便是不及朱子處

朱子云平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今乃有以平心和氣爲譏者

父無不慈而子有不孝異隱詩云豈無遠道思親淚不及高堂念子心三復斯言爲人子者可以反求而知所自責矣

陳東筮作學菑通辨十二卷救時之書也亦放龍蛇驅虎豹之意

君子不可驟親驟親不免致疑小人不可驟遠驟遠則取怨易所以戒浚恆也

宗黨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但可責己不可尤人

不恆其德不必說如何講張爲幻只主心不定見物而遷今日作一事未竟明日又起一事端今年讀一書未竟明年又換一書來讀它日終於無成若乃安於小成狃於一得無復求進亦所謂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也程子傳易將欲使人無卜筮而知吉凶故專以理言朱子本義欲不失作易之旨故兼言卜筮其揆則一而已

學者先觀其德器德器淺薄終罕成就雖成亦小諸如易喜易怒不堪拂逆疾惡太深進銳退速之類皆由於淺如露才揚己一得自矜責人太重悻悻自好之類皆由於薄

禹稷顏子出處不同而同道曾子子思去止不同而同道正孟子善學孔子處故先儒謂其善用易

易文周以前有象無辭然吉凶悔吝之占在古已有之文王特爲之明其故於彖周公復爲之明其故於爻以義理示人而已於諸卦諸爻吉凶悔吝或未之改也故上繫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觀夫子贊易象

傳象傳只發明文周之義而不參以己意可見惟大象方見己意然自爲翼以別之未嘗雜入於彖爻之中也按彖中柔上剛下柔來文剛及剛自外來等語但據二體說已有其義不必拘卦變說卦變朱子原說非畫卦本然也

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語行事槩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阱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

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已夫

理惟一是而已求理之是於儒家有何不足而欲假途二氏耶吾於二氏之書槩從屏棄非唯不敢亦不暇也忠信廉潔是人修身立行基本今人避鄉原之嫌而學爲狂甚至干犯名義廉恥道喪猶曰狂者聖人所取稍向忠信廉潔一路則羣以假道學目之世教至此真可痛矣范忠宣公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竊嘗以人若避鄉原之嫌亦無爲善之路矣

盛年強力一生不易多得立志不早及時不下得一二十年抵死工夫轉眼便向四五十去將來光景約畧可見古之人所謂日暮途遠悲歎窮廬者也念此寧能悠悠送日乎以下已

終身言敬究竟不免一肆字此由受姚江病過來者始學之士擇善何可不精

近世居官惡勞輒延幕客書生不安貧輒求爲幕賓官方士行安得不兩敗范文正公有言幕府客須可爲我師者辟之雖朋友必不可由此思之爲主者有如范文正方可就辟爲賓者堪爲文正師方可承辟古人所謂相

與有成何可易易要不獨闢帥爲然也

高節奇行聖人不取君子不由以不可爲法天下傳於後世也

鄉愿之所以見絕於聖人者特以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其於道德如苗之有莠而已若和而不同羣而不黨自是君子立身之正理憤世嫉俗要之不免小丈夫行徑謝阜羽鄭所南自是高節之士然金仁山許白雲豈非賢者人不可以一槩論也

先輩程柳庄隱居讀書以聖賢之學教其子洪武建文閒巽隱先生卓然有以表見君子爲其可繼而已

弟子之行曰謹而信聖人之學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下學以是上達以是初無高奇初無玄妙求爲高奇玄妙者自賊者也

天地與人只是一氣其在天地屈伸往復其在人身動止語默時至而發當可而止其機不停其勢莫禦所謂浩然也善養者擇善而固執之已矣所謂集義也

潔身之義無他只殺一無罪之非仁非有而取之非義有所不爲而已

天地閒每事有個吉凶悔吝三百八十四爻以數而言則有吉爻有凶爻有悔爻有吝爻若以理而言則爻爻有

吉之理爻爻有凶有悔吝之理聖人繫辭亦各指其一以示人而言之所未盡者使人引伸觸類以盡其意如乾之初爻以德以時以位則曰潛龍而占曰勿用若遇之者是龍德則當此必潛非龍德則不能潛矣若此義既明雖非龍德能勿用則有吉之理用則有凶之理能悔則始焉欲用既而不用則有自凶而吉之理否則義不宜用而不能不用則有自吉向凶之理吝其可免乎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精義入神則有吉而無凶所謂理勝而數不能制之者也

三風十愆俱以敢有一字發語可知根本只一肆字故程子曰敬勝百邪

聖賢之道修諸身見諸行事得志則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不得志則入孝出弟守先待後平而無奇實而無僞學之者篤信以求之誠一以守之而已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非孟子不能爲此言

禮制輕而風俗敗矣科目行而人才失矣資格重而官方替矣著述多而學術亂矣不特此也坐論廢而致君難近侍橫而士氣沮官冗祿薄而廉恥喪兵多餉少而精

銳滅生徒眾教養失而學政弊若乃遊民眾盛水利不講屯軍坐食而土地日荒海內虛耗則又本根之病也自古史書多不足信至本朝史尤不足信本朝至建文永樂閒史全不足信蓋緣秉筆邪佞之臣凡在建文者曲加醜詆凡在永樂者妄加諂諛十無一真也當時屠戮之慘亘古所無在野之人無論不敢觸忌諱以記其事亦何敢稱述其事以傳後人四五十年之久遺老已盡迨乎論定禁網稍寬則又有若夫子所謂文獻皆不足徵矣又何由而知之哉有識之士闕疑而不爲所誣誑可也

三百年閒小人誣謗君子方正學吳康齋爲甚誣正學者一時敗節偷生之士其謗康齋者一時趨時媚嫉之徒豈知人品學術自有眞事久論定終不能損也

禮記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分明秦漢閒語在三代盛時從未有許友以死之說春秋時方有之至戰國方盛荆軻聶政其最著也秦漢閒諸儒必是見有許友以死而父母失所者故爲之說豈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固終身是心何分於父母之存沒也耶

用小人豈無小利然不勝其害之大也用君子若無速效然不覺其益之長也是以有國有家者必慎擇乎此

佛氏之教行將天地閒多少有用之人化爲無用將天地閒多少有用之物化爲無用堯舜之世豈能容之

書義固須講解然不從自家字字句句體驗得來總是隨

明隨暗雖明不親切無義味

人處宗族鄉黨如在鏡中行妍媸好醜無不盡見故曰相

士以居也古者取士鄉舉里選終是大段不謬

邵康節先生人徒知其爲風流人豪不知其做工夫卻極

堅苦刻厲嘗書檢束二字自警警人自古聖賢未有不

如此而能有立者

讀書大忌一曰文弱一曰懶惰二者勤事一曰矜驕一曰

自是

二者謙謹則無之

一曰虛浮一曰飾詐

二者誠實則無之仲春示書堂

人若不蹈論語兩處難矣哉兩處末如之何孟子兩處哀

哉雖使內無父兄之教外無師友之匡猶未足憂也

獨善其身看一獨字便有兄弟妻子皆不以爲然之意於

此自信自考方可不尤人

門內之治恩揜義家庭之閒是非曲直畧要分明便觸處

成礙事當難處只可自責繆生掩戶自搥雖非潛移默

化之道其視尤人而不反求者相去遠矣

於道理門庭路徑畧有所見不能退然求進深潛涵養便

將有矜己自大之病正天子所謂虛而爲盈約而爲泰

學者之大戒也

序卦上經乾坤之後屯至小畜每卦有坎下經渙至未濟亦每卦有坎可見天地之用唯五行而五行終始俱以水火火又在水之後也或疑中孚小過雷風山澤而非水火蓋中孚小過分二體爲震巽艮兌合二體則坎離之象也上經頤大過在坎離前下經中孚小過在既未濟前俱有微意惜序卦未之及遂使聖人之意隱而不章偏而不備

東銘義理本對西銘不過橫渠先生並揭於扉蓋戲言戲動最爲害事進德修業唯誠與敬而已思爲一入於戲而能存誠敬者未之有也竊嘗以爲學者不讀西銘則理一分殊之義不明而惻隱之心不篤不讀東銘則戲言戲動之失不知戒而長傲飾非之習日深鋼而不可拔初學之士卽不可不精思而力踐之也

知天地之化育則有裁成輔相之道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立天下之大本也

失身無大小凡日用應酬失口於人失色於人失足於人皆是也

士友間多有求劉先生語錄全本看者予謂只要實能從事不必求多卽若塾規所示一二語如常思一日之間

不負三餐茶飯否及力矯浮薄之習當以寬厚溫恭為
載道之器且試猛省做得來做不來行得盡行不盡

君子之德莫大乎與人為善小人之惡莫大乎與人為不

善

吳康齋先生從胼手胝足中充養得睥面盎背斯振古豪
傑也

高於自待不免卑於視人聖賢之心不如是此病吾人宜
猛省而勇治之

橫逆之來方知自反已非豫遠之道然猶可以補救否則
其失愈遠其禍益深

君子之遇橫逆只是誠心愛敬無他法也怨天尤人非自

反之道消變之方舜之處弟憂亦憂喜亦喜不藏怒不

宿怨而已司馬牛於桓魋之變夫子教之內省不疚而

已子夏進之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而已聖賢之道由今

人視之似為無策不知無策之策策之上也

卑以自牧慮以下人方有學問可言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學也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賢人之學也世人喜言精

一執中不喜言遜志時敏此種習氣熟於耳錮於心曾

不反思自己果是何等人宜其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君

子之道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由賢人可以至於聖人焉有舉足動念當下便是聖人之理吾平生日用功夫惟知遜志時敏允懷而已至於修之來道之積則聽其自然不敢期必也

橫渠先生謂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今日自上及下竟不知道學爲何事豈祇不切於身而已反若大爲身害者奈何人不胥而爲異類耶持其志無暴其氣此功夫無一息可不做無一人可不做百姓日用苟其舍此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生於其心必作於其事君子犯義小人犯刑蔑不由此

非無才智之人只於凡事不肯耐心做所以少成多敗若細心耐事罔不克濟學問之力涵養之功安可少乎剛與慾正相反故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也。人若無此配道義之氣則臨事便惴惴而不前矣平時無精義之功遇事能不扞格故學以致知存養爲先任重道遠至大至剛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直養無害也哉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塞乎天地也

集義如還定安集之集集之之久則配義與道矣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此心無不在義然後

推以致用無適無莫如鴻毛之遇順風

集義所生則行之爲王道義襲而取則霸也

近世士人所習無非詖淫邪遁之言所存無非蔽陷離窮之心天下國家安得不蒙其禍

世人於四書經史莫不讀誦乃終其身不知道理所在何也不能尊其所聞是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不能行其所知是以事在易而求諸難然則若何而可曰反求諸身而已矣

程子謂春秋先儒學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竊謂易之失賊亦由於此聖人全體是易是以作易後之學者須是本儒先之言以求聖人之意本聖人所示之理驗諸日用事物之間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求所謂其要无咎者慎無輕自立說以蹈不知妄作之失也

學者須實見得人爵之榮不如天爵之貴然後能息外慕之心或疑曾子言晉楚之富猶未免有較量之意曰此必當時有爲而發然理實如此未論其下者卽若富而分人以財其及有限惟是仁之及人無窮居尊位而正人以法人未必從從之或未必心悅而誠服惟是義之正人無不悅服況乎富而不仁與夫仁而不富有爵而無義與夫有義而無爵尤不可同年而語乎是以聖賢

居仁由義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也
天地之道極則必反未至於極只在一消一長之際董子
謂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所以德必至
德善必至善書唯德動天無遠弗届亦言其極耳以舜
之德猶以謙受益滿招損爲戒所謂修己以敬堯舜猶
病也

今人說到躬行便有忽視之意曾不思夫子猶以躬行君
子未之有得爲病孟子稱堯舜然必曰入則孝出則弟
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如何輕易看得

凡人用意不可刻深靈以寬仁受過若以刻爲明爲心術
之害不小

陽先陰後陽饒陰乏陰不及陽常三之一故陽老於九陰
老於六

今之士人好自夸大且思經明行修四字能副其實否孝
廉二字能副其實否孝弟力田四字能副其實否且未
問三德六行以及六藝也

善人天地之心也分量固有大小生之學之固有不同其
爲善類一也總宜愛護不宜傷殘聖人以天地之心爲
心此其大處故遏惡揚善取人之善不遺細微善善長
惡惡短皆此意也傷殘善類靈不受天之殃

爲天下得人亦不外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而已何以異於
惠與忠但一人之及物有限得賢以分治無窮故得后
稷天下之爲烈非一手一足之力也然則以天下爲一
家以中國爲一人惟孳孳樂善求賢若不及而已

舜之所以爲舜周公之所以爲周公正在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不知其將叛而使之彼以僞來此以誠往彼以殘
忍加此以親愛處受其欺而不覺被其害而不怨是以
謂之大德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蓋以此也若乃家門以
內骨肉之間猜狠防疑機智相對以爲我能盡其情僞
動無失著卻恐以是爲心其初起於逆詐億不信其後
浸尋至於賊仁賊義何止未免鄉人而已也

用意刻深之人不可與處漸積既久用心日薄必至害於
而家凶於而國

春秋之義無專殺大夫諸侯而有專殺大夫者必書曰殺
其大夫某謂夫子爲政七日而誅少正卯聖人豈以其
身首亂周制乎況春秋定十二年不見於經文雖曰常
事不書殺大夫豈常事乎亂政大夫無論定公不能誅
即使定公欲誅正卯夫子爲政亦必請於天王以正其
罪不擅殺於魯也春秋用兵深惡詐謀取勝輕行而掩
之曰襲七日而誅其大夫豈非輕行而掩之故智乎聖

人誠心直道舉動光明必不類後世機智之士陰鷲刻
深恩威使人不測也

邪說暴行不必奇特看了弑父與君只舉其極重耳凡不
軌於聖賢中正之道者皆是也聖賢之徒只是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而已默自檢點吾人日用之間喜怒哀樂
發不中節處其爲邪說暴行不已多乎

人之德有大有小才有大有小有自有其性有
自其學大能兼小小不能兼大然亦有能大而不能小
者取人者不可不知

學者第一要看德器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器淺薄雖成

亦小

吾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而亟改
之是進德之功

務本節用足國之道不外乎是學者治生亦豈外此四字
外此卽商賈之智儒者羞爲挾術雖工人心不順天道
不佑殆哉

或問放心何以求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文王事紂與舜事瞽瞍無異其心同其道同是以瞽初欲
殺舜後亦允若紂初囚文美里後遂命爲西伯蓋至誠
通於君父也史稱獻洛西之地與進美女好事者爲之

也詩頌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若獻地進女之心何
可以對上帝乎或曰散宜生等所爲非文王意也夫散
宜生於文王見而知之者也散宜生之心卽文王之心
文王不爲而謂散宜生爲之乎好事者爲之之類也

吳人伯凌厥修朱彥時其爲學能理會及性情故其見於
容貌詞氣全無傲戾之病人伯端莊厥修囂囂彥時溫
厚若其接人言溫而氣和則一也先儒教人理會氣象
三人未論所得氣象卻好

觀之彖爻聖人繫辭不取陰陽消長之義蓋九五中正正在
上四陰仰之自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同氣數造化爲
無權矣孔孟於衰周戰國不能有爲爲無位也若位乎
天位周道粲然復興湯武之治再見何疑哉不祇扶抑
之意聖人扶陽抑陰自有實事不爲空言

大槩諸卦九五六二剛柔中正而應便是有可爲也時有
難易而已否蹇比萃之類可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同
心同德何事不濟

居上治下其勢順而易以下化上其勢逆而難家國一也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到理明義
精後則可以無卜筮而知吉凶學易之大方也

學者以精義利用爲主

在我者能知言窮理則足以盡物之情僞功夫久後必有明睿所照卽始見終之日若始初卽去推測物情則億逆之私熟機智日生而誠明之道絕矣

學者須看聖賢用心反顧自己用心與聖賢同異如何同則可勉異則可懼也信而好古全要於此著力

今人小有才智輒好言權自予觀之機變之巧而已無恥孰甚且思可與立是何等地位易到得不易到得孟子七篇反經而已經常之道不容易盡得幾分故孟子只教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未嘗輕言權字

今且反之身心何處是可欲而不可惡何者是實有諸己只善人信人已不能彷彿一二乃傲然自以爲聖賢無恥已

只一種氣拘物蔽之私不能消除得幾分說甚學問更說甚人品徒恃些些才智左支右吾自以爲得不知正路先儒所言凡人之患莫大於自私而用智也不知省改終身安有近道之日

古者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近見人往往於子弟之前說其父兄不是於弟子之前許其師長之非若此非特教人以薄自己處心亦不厚矣吾生平痛惡此種惡

習

無我易中有主而無我難

人各徇其所偏之私不能取人之長以自益是以異同起而聚訟成至各挾其所偏之私以求勝不復肯遜心以從善於是爭黨分而爲世道之憂矣欲平世道之憂須是廓然而大公詩云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安於詩人所刺而不知懼哀哉

以己之所能愧人以己之所不能病人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小人之情狀也執此以衡人不蹈其失者罕矣

不學則卽有美處終是直情徑行言乎文之禮樂卽節節爲病義理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人雖曰迂曰拘曰末節吾不聽也

養蒙之道父兄則教以隆師親友師長則教以事親從兄乃能入孝出弟而學業爲有造若父兄於子弟之前非議其師長師長於弟子之前詆毀其父兄其不相率於不孝不弟而傲戾自賢者幾希矣

原校此意再見

任人禮與食色之論其原亦以食色爲性而禮爲僞設也可見當時邪說橫流大爲人心之害孟子亟亟以仁義禮智我固有之性也有命告人而卒無如能篤信者之少也

人於義理略有所窺經書略讀幾卷便將泰然自足此由器淺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與進德矣

原校此意

再見

獲上信友無異道要以至誠惻怛爲心而言之俱當乎事理如閔子騫不言言必有中則鮮不遜心而從善矣若不顧事理自信此心無負翹翹以口舌從事甚或訐直自負必欲強人從我稍不見從輒以復諫怙終歸咎君友誠恐其失先自己作也陸宣公云感人以言其感己淺況乎不誠又焉能入不可不知自反也

理欲之辨較難於義利辨義利只有所爲無所爲之際反己而察可以立判若夫理欲愈辨愈細所以有毫髮之喻正如顏淵薄葬是天理門人厚葬及顏路請車可否疑似便難決夫子無臣爲天理子路使門人爲臣可否疑似非夫子明責亦難別也又若孟子旣不見諸侯而不絕其交際君子不素餐而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諸侯以及辭齊餽而受宋薛見季任而不見儲子退而有去志卻又三宿而出晝苟非孟子自明其故如何可以妄測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大夫之簣賜於士謂曾子受而寢之至聞童子之言而後易有之乎吾固

於檀弓所載孔子及諸賢之事不敢盡信也

告子論性最足惑人爲害最深由其言食色是性而仁義禮智非我固有之也其與荀卿性惡相去一閒荀卿只爲見得血氣心知之險而不知有仁義禮智故便以爲性惡告子生之謂性亦不出血氣心知特未說到險處耳卿但指以爲惡人卽不信以秉彝之良不可滅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論遂爲釋氏之前茅故至今猶有祖述之者若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只說得習相遠說不著性有善有不善只說得上智下愚不移非大同之論便不難破唯以爲無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言說則易惑

其如固有者何

原校茅原本作字

有人問陸業師作詩寫字孰難師曰寫字難哉作詩不工可改字畫一定更改不得故最難予因思言出於口不可追也是以聖賢一則曰慎言一則曰謹言一則曰訥於言一則曰恥其言一則曰其言也訥曰言不可不慎言之不能無失也如是吾人率口而出莫捫其舌不思寡尤之義終日之間其爲口過不知幾何何可不知懼古人俱謂知之非艱行之唯艱今人反謂力行不足取何也

學術有差卽心術因之爲病心術既差卽容貌辭氣以及

行事無往不悖正理孟子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事是也若此卽不如不學之人純任質心之無害於事矣擇善之功安可不慎

吾人無志於學則已既有志於學當求其如何可以內聖如何可以外王唯日孳孳斃而后已弗入學究一路

張佩蓊年富力強有志於學知交當勉以名世之業它日於世道人心乃爲有益若區區於訓詁文學之末則非所以愛之也尤不可以治生二字損其讀書之志○名世之業是治已治人之事所讀書須本此意

人於貨財豈能不用但出納之際當一揆之天理不可稍動於欲古人謂飲食屬厭而已推之他事無不盡然屬厭二字最可體味理欲在此分際

治生無它道只務本而節用一語盡之若此豈不心逸日休旣以學者自命而孳孳治生爲急此又不受命而貨殖之最粗極陋者也心勞日拙能無愧恥

吾人日用惟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爲必有事之功自古未有不讀書忽踐履但懸空想像一種杜撰道理而能不悖於聖賢者

聖人思狂狷今人便自託於狂狷不知所取於狂狷爲其能進於道也若狂而不能進取則輕世肆志爲蕩而已

矣狷而不能有所不為則齷齪拘謹曾經小人之不
若矣其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與鄉原無異也

原稊已上五條有為

發而

學道在修德德盛則性成而動皆中禮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之而非道也濂雒之教修德為重關中之教知禮
為先其歸一也

知規過而不知養德人臣事君固失本末輕重之義朋友
之交亦然

胡文定公云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此萬世
不易之理公道者用舍予奪是非賞罰而已

宋神宗始初甚信安石已而疎之先儒謂安石以智數導
其主後來安石之學神宗反出其上洞見安石之情是
以見疎竊謂神宗初信荆公而不信程子是以前而後
疎若始初即信任程子荆公自無得君之理不特此也
神宗初時即未能辨別若使程子得與荆公並列於朝
虛已以觀荆公之失便見亦不待後來始見疎也且神
宗於荆公雖疎其身未嘗不用其術是以君德止此而
宋祚遂衰若能翻然盡改其轍而學堯舜之道求天下
賢才與其天位與治天職宋業隆長何疑哉
讀書為學須先得聖賢之心見得聖賢之心如何反之吾

心果與聖賢之心如何異則改之同則加勉方有長益
今之學者未嘗不言心但所謂心祇是一己之私心非
緣聞見習熟卽是氣質之偏孟子所謂蔽陷離窮者是
也以是心讀書書亦爲其所害得罪聖賢多矣

聖賢之心天地之心也仁之至義之盡也聖賢往矣欲求
其心舍四書六經所載聖賢言語行事何從而求之求
之不得安得不輾轉反側寤寐思服乎今謂六經俱我
注腳不必讀書者其爲邪說何疑

人固貴直諒然不可許以爲直學匹夫匹婦之諒
人不知而不愠何必外人家庭之間親戚朋友莫能知其

心之所存與學之所至夫子所謂知我其天者是也朱
子謂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看一逆字便見不知中有
多少難受情事豈特爲人忽易而已甚者賤辱之責咎
之怨惡之無所不至舜之於家文王於朝孔孟於春秋
戰國之世一時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其孰能知之當此
而能不愠豈非至難非甚盛德何以履之而泰然乎
魯自哀公以後政權久在臣下地皆三家之士民皆三家
之兵陳恆弑君哀公卽欲致討勢固不能告夫三子亦
無足怪其失只在不能信用孔子若果能信用夫子自
能使周道粲然復興與公室張而政權在上矣於以誅亂

討賊何有

禮教明則民德歸厚老氏以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不亦悖乎

聖賢敦厚以崇禮吾人纔學禮便見身心敦厚

極則必反天地之道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待其極而預爲之所聖人贊化育之功也

在天惟五行時和物若此兩暘燠寒風凶災夭札亦此兩暘燠寒風在人惟五事立綱陳紀此貌言視聽思敗彝倫滅天理亦此貌言視聽思君子修之吉時措之宜而已小人悖之凶無所忌憚而已

人子於父母之怒正如天變於上可以德消不可以智力勝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當自門內始不怨天不尤人反求諸己而已矣

橫渠先生無相猶之旨本非正解朱子旣載入斯干詩註又於小學載之又於近思錄載之其示人之意切矣蓋兄弟相謀自非至不令者未忍出此唯施報相學則常情類然似此安得相好惟不相效似在己一施之則雖有不令之兄弟亦莫不終於相好矣常棣詩終之以是究是圖綠衣詩終之以我思古人吾人能舍一己之私

心將古人言語反覆究圖必自有獲

東林諸公未嘗得行其志竊疑雖使得以有爲天下國家必將受其害以其學術不純取人甚雜不能行所無事勢必小人旅進肆行無忌其君子一死以自全蒼生不蒙其澤宗社不奠其安者也

教人之道只長善而救其失一語盡之如舜典命夔典樂教胥子而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只是此意萬世教人之法不能易也蓋直者恆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恆不足於栗故欲其栗剛者易至於虐故戒其虐簡者易至於傲故戒其傲在學者變化氣質之

道亦在自長其善自救其失而已其以長善爲先救失爲後極有次序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此則無不可用之人聖人曲成萬物而不遺只無往不用此意小人求人之短棄人之長豈非得罪於天

隨處用力

斯道晦明通塞皆天也在人唯有學古修身以俟之邪正善惡是非義利之際只是嚴守其界分未有界分不明而得齒於士君子之列者也自飲食居處語默動止以至取舍辭受去就出處死生莫不由此

人言臯夔稷契無書可讀非也在古亦必有書必有師友以成其德今特不傳耳無論其他卽若孔孟所傳引古語見於論語孟子閒如才難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仁者無敵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等語至若書傳所引又不一而足當時必有一種書冊人所眾聞眾見者今皆不知所自可謂孔子所學只易詩書禮孟子所誦讀只詩書春秋而已乎

原校傳引
傳字衍

太極圖說西銘皆示人以性與天道從此實體於身心可以順性命之理

昔人謂儒亦有霸自今觀之豈特有霸而已亂賊者有之猾夏者有之

術不可不慎凡不容於堯舜之世者在己不可爲在人不可近雖有小忠小信槩棄可也

黍離之大夫憂王室之傾覆而無興復之期也其心無日不皇皇焉如有求而弗獲唯斯人爲然蓋當日君臣上下偷安於王城方六百里之地棄豐鎬如敝屣而不顧周道豈能復興勢不至日剝月削淪亡之盡不止故曰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也若徒然悲傷
感歎則亦無望於人之知我而所憂所求皆無所託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學問之事亦當如此日用事物莫不以
此裁之

若實見得道不可須臾離自不容於不戒謹恐懼矣須臾
不戒謹恐懼便離道

善善長惡惡短是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罰弗及嗣賞延
於世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吾人平日應接事物不可
一念失此意

威儀爲德之符有諸內者形諸外不知其然而然不可強

也道德積於躬人自望而敬之故記曰瞻其顏色而不
生易慢焉論語曰望之儼然所謂德輝也此際何可忽

視

天下溺援之以道今亦唯有固守經常之理經常之理固
人所當爲非以天下之故然正己自能正物物之不正
皆由正己之功不至責己而已

慾則不剛去得一分慾便生一分剛氣集義久自然至大
至剛

人只爲貨色名勢四字敗盡一生秉彝之良人孰無之但
是四者之中有一纏縛此身便不得向上須是斬截得

盡方得身心浩然

薛文清公云無行可悔則德進矣此語非今人所知今人說德便將說到無聲無臭處其賢者亦只說此理得之於心而已誰復說到行朱子明言行道而有得於心人只惑於邪說未之思耳原校有爲而發下條一本說到行上康節先生云心從行上修人能謹言慎行而心之不存焉者寡矣

民事不可緩農田水利之政百年不講四海安得不困窮乎

伐木之詩燕朋友也二章言速諸父三章言速諸舅觀此

可見古人求友不外宗族親戚之老成長者殊不如今人好取疎賤少年也或曰天子謂同姓曰伯父叔父謂異姓曰伯舅叔舅此又見君臣朋友之義殊不如後世疎遠濶絕猜嫌疑忌也

反求諸己最得力惟有事反己自求而已違及其它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浮是輕之本○不恆其德只由於浮輕言輕動亦由於浮

人懷血氣心知之險最易橫溢不以禮義隄防之則隨感而發如好色好鬪好貨之類殺身滅性靡不由之所以古人於子弟自幼導以禮讓授之恆業馴習既久習與

性成矣今人自幼教之以浮文鼓之以進取安得而不

懷山襄陵至於昏墊乎

原校已上三條亦有為

母悔往不可追此日尙是未往莫憂來日苦少從前俱是

來日

賀翁詩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

耕今人纔言治生卽不能復顧方寸地爲子孫計長久

自宜三復此詩而在暮年尤甚

凡人一生視其所養而已養之以正則吉養之不以正則

凶聖人發其義於頤而朱子於大象示人以養德養身

旨哉言矣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身何

可不養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德

何可不養然養身者未必能養德能養德則養身已在

其中故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小人以其身

行殆故行險徼幸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君子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則心廣

體胖矣

自古聖賢用心只是弱者扶之强者抑之故經界之正只

使豪強不得兼并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其於財也

亦周急不繼富知天地之心亦是如此故強梁者多不

克終幸而沒身子孫必不克振其孱弱者往往多昌損

有餘益不足日中則昃月盈則蝕道固如此

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修己之道亦猶是耳
徒恃其心而不準諸聖賢之軌轍則無以適事物之宜
而要其當若徒循規矩而無得於心則亦無以修德而
凝道也

以愛敬存心則邪慝自遠

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只是私而刻所謂不祥之實是也
存心於忠信取則於聖賢審思而言稽謀而行內不敢肆
己外不敢徇人此外窮通修短一聽諸天好惡去從一
任諸世而已

嘉隆閒一種講學之風雖足壞人心敗風俗但當正其學
術以救詖淫邪遁之敝不當一槩禁絕并自古書院俱
從毀拆也

江陵爲相得罪天下後世者毀書院復淫院二事爲最禁
天下講學與商鞅廢井田李斯焚書何異若復淫院恐
李斯未必肯爲小人無忌憚至此而極

今日釋氏之教其盛已極蓋緣世教久衰人人不知正道
又更變亂一時豪傑有志之士無所發憤皆逃遁其中
而庸愚者見其勢盛則遂相與羣歸之其勢安得不盛
然亂極必治物極則反天運之常一旦有王者作使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豪傑之士皆將奮功熙載四民各安其業而無饑寒之憂英少遊於膠庠而沐詩書之澤左道亂政邪說暴行之徒莫不麗於刑憲誰甘自棄而復陷溺其中者則其勢亦不得不衰也此事自關世運非人所爲

不能存養則善不長不能克治則惡不去

予年二十餘小學之書尙未之見崇禎八年頒此書於學宮坊閒刊行始得讀之復幸天啟其衷求近思錄讀之然後稍知爲學之門嘗歎世教之衰自七歲就塾卽授四書旋復授經師之爲教弟之爲學無非舉業文字而

已邠不知經書之傳是何道理皇帝頒行小學繼及濂雒關閩六子之書書稱元后作民父母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卽此一事不負君師之職矣所以國變之時四海之人如喪考妣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當處而欲出是爲不受命當出而不出亦爲不受命去就亦然唯其時義而已有適有莫總違安土敦仁之義六府三事古者上爲之經理而下蒙其澤後世下爲之拮据而上受其益享其成功則治敗其成功則亂故損益爲治亂之幾

三事以正德爲首能正其德則用不憂不利生亦何憂不

厚人人知求利用厚生而莫知正德則所爲利者未必非害所爲厚者未或不薄也

眾好必察眾惡必察爲大奸大賢設耳若尋常之人自當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特有國有家者爲然匹士庶人亦不可不慎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不有人非必有鬼責

君子憂道不憂貧治生二字何可使其膠擾心胸但本分內事不可不盡耳修其在己者何怨於天何尤於人方正學詩曰道德在詩書爲生視田疇日三復斯言

所重民食喪祭國家植本之治如此國祚安得不長食所以養生喪祭所以喪死其效爲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慎終追遠而民德歸厚卿士庶人之家存得此意亦須久長

治世之人有善有惡而善者多亂世之人亦有善有惡而惡者多質美之人與善易入故見善遂習於善而成其善質不美之人與惡易入故見不善遂習於不善而成其惡治世教化行風俗美人之生質醇厚者眾其習又善故善人多亂世政衰俗薄人之生質偏駁者眾所習又不善故惡人多自非明王賢相興起於上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使人有恆產有恆心人倫明而賞罰當勝殘

去殺未易期也

有道之世善見而惡隱故民易興行無道之世惡顯而善隱故人易為邪

嫂叔於古無服若弟幼而孤長兄長嫂嘗有撫教之恩者亦當為嫂制服

中庸君子小人對舉者三意則一貫君子時中故居易以俟命居易俟命故闢然而日章小人無忌憚故行險以徼幸行險徼幸故的然而日亡理有必至事有固然

閒中看得古今大小興衰得喪成敗禍福真是一轍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

惡不同同歸於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水流濕火就燥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洵可畏也

檀弓二篇多可入曲禮者所記事實揆之於禮每不合然在它人之事有無或未可知至如孔子及孔門諸賢事以學庸論語之理準之大都悖謬自宜刪去勿令惑人也

在下是非臧否而已矣在上舉措刑賞而已矣當人心合天理謂之直道直道行為有道直道不行為無道

君子不以言舉人後世以空言取士千餘年相因不變何

也或曰敷奏以言非乎曰此豈文辭之言或是朝廷訪以治道爲之敷陳條對或是因事有所獻納耳

父與父言慈更無他道唯有教子而已子與子言孝亦無他道唯有修身而已

法語之言從而不改不以不改而廢法語與與之言說而不釋不以不釋而廢與言不屑之教今日知無可施有爲

呂氏童蒙之訓卽備居官治家之法最得幼而學之之旨書曰人求多聞時維建事真西山釋之曰學必施於事然後爲有用之學古人爲學無不於事上理會所以能進德修業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四十終

